

AGATHA CHRISTIE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作品全集之

公寓女郎

陈亦君 / 曾 胡 / 译 · 贵州人民出版社



公 寓 女 郎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著

陈亦君 曾 胡 译

贵 州 人 民 出 版 社

版权登记号：图字 22-1996-001 号



公寓女郎

THIRD GIRL

Copyright (c) Agatha Christie Ltd 1966

原 作：〔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译 者：陈亦君 曾 胡
责任编辑：陈继光
装帧策划：邹 刚 莫贵阳
版式设计：施德端
出版发行：贵州人民出版社
发行联系人：莫贵阳 邹 刚
社 址：中国贵州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电 话：(0851) 6828570
邮 编：550004
经 销：贵州省新华书店
印 刷：贵州新华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字 数：207 千字
印 张：9.625
印 数：1-10000
版 次：199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7-221-04470-8/I·981
定 价：20.50 元

黔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黔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第一章

赫尔克里·波洛正坐在早餐桌旁。他的右手边上放着一杯热气腾腾的巧克力。他从来都是喜欢吃甜食的，除了那杯巧克力，还有一块奶油蛋糕。这东西和巧克力一起享用非常爽口，他满意地点了点头。蛋糕是从他光顾过的第四家小店里买的。这是一家丹麦面食店，可是比附近那家所谓的法国面食店不知要强多少倍，那里除了冒牌货以外什么也没有。

他在大享其口福。他的胃感到很舒服，脑子也很平静，也许过于平静了。他已经读完了《杰作》，这是一本分析几位大侦探小说作家的书。他冒昧地说了些批评埃德加·艾伦·坡^①的话，抱怨威尔基·考林斯^②那种罗曼蒂克的感情迸

① 埃德加·艾伦·坡(1809—1849)美国著名的诗人，短篇小说家和批评家。——译注。

② 威尔基·考林斯(1824—1889)英国小说家。——译注。

发缺少方法或条理，他对两位基本上是无名之辈的美国作家却赞扬备至。在值得称道的地方，他用各种方法给予称道，在认为不值得称道的地方，则铁面无私地不予称道。他看过报刊杂志上对该书的介绍，考察了该书引起的反响，他认为除了几处难以置信的印刷上的错误之外，这是一本不错的书。他对这种文学上的成就甚感快慰，对自己不得不广读博览感到得意非凡，他也以那种带着厌恶的心情，嗤之以鼻地把书往地板上一摔为乐事（尽管他总是忘不了站起来，将书拾起，然后整整齐齐地放进废纸篓里）。当一本书值得称道的时候，他也陶醉于对这种偶或得之的好书赞赏地点头称是。

而现在呢？他正享受着愉快的小憩，这在脑力劳动之后是非常必要的。不过，一个人不能永远休息，还得接着去做下一件事情。不幸的是，他不知道下一件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再读一些成功的文学作品吗？他不想这样做了。凡事恰到好处就该歇手，这是他的准则。不过，事情实质上是，他已经厌烦了。他所发奋从事的工作全是如此紧张的脑力劳动，它们已经太多了。这使他养成了坏习性，使他不得休息……

真叫人气恼！他摇了摇头，又呷了一口巧克力。

门打开了，他那训练有素的仆人乔治走了进来。他的神态毕恭毕敬，而且略带歉意。他咳嗽了一声，斯斯艾艾地说，“有一位——”他顿了顿，“——有一位——年轻的小姐——登门来访。”

波洛惊讶而又有些厌恶地望着他。

“这个时间我不见客。”他斥责道。

“是，先生。”乔治附和道。

主仆二人相互望着。有时，他们之间交流思想困难甚多。每逢这种时候，如果提一个恰当的问题，乔治就能用声音的抑扬顿挫、暗示或选择特殊的字眼把想要说的事情说明白。波洛琢磨着，眼下提什么问题才恰如其分。

“来的年轻小姐长得漂亮吗？”他审慎地问道。

“以我看——不漂亮，先生，不过，各人的胃口是不一样的。”

听到这个答复，波洛考虑了一下。他想起来了，刚才乔治说“年轻小姐”这个词之前，略有犹豫了一下。乔治在通报社交方面的来客上是个很精细的人。他拿不准这个来访者的身份，不过，他还是给她报了个好身份。

“那么你认为她是个有身份的小姐，而不是——譬如说——一个普普通通的年轻女人喽？”

“我想是这样的吧，先生，虽然这年头往往弄不清楚。”乔治由衷感到遗憾地说道。

“她说了要见我的理由了吗？”

“她说——”乔治说话的时候有些勉强，并像往常一样对此表示了歉意，“她想和你谈谈，因为她可能犯了谋杀罪。”

赫尔克里·波洛目瞪口呆了。他扬起了双眉。“可能犯了谋杀罪？难道她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吗？”

“她正是这么讲的，先生。”

“莫名其妙，不过，也许很有意思。”波洛说。

“这大概是——是个玩笑吧，先生。”乔治疑惑地说。

“我想什么可能都有，”波洛承认道，“不过，一个人很难认为——”他举起了杯子，“五分钟以后带她进来。”

“是，先生。”乔治退了下去。

波洛喝完了最后一口巧克力。他把杯子推到一旁，站起身来。他走到壁炉前，对着悬在壁炉架上的镜子，仔细地整理了一下八字胡，随后，满意地转过身来，回到了椅子上，等待着来访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他毫无把握……

也许，他希望能看到某种与自己对女性魅力的估计相近的情况。“苦恼的美人”这个陈腐词儿也就在他的脑海里油然升起了。当乔治转了回来，将来访者引进门时，他大失所望。他暗自摇了摇头，叹了口气。眼前的根本不是什么美人——也看不出有什么苦恼，说她略为有些困倦倒比较恰当。

“呸！”波洛厌恶地想，“这些姑娘们！难道她们真不想有点儿出息了吗？好好打扮打扮，穿得像样点儿，到高级理发师那儿好好地梳理梳理，这样她也许还算看得过去。可现在像个什么样！”

来访者是个二十出头的姑娘，说不上是什么颜色的乱蓬蓬的头发披散在肩头，翠蓝色的大眼睛带着一种怅然若失的表情。她的衣着可以说是她这一代人所喜欢穿的。黑色的高腰皮靴，不怎么干净的白色透孔长毛袜，一条小里小气的裙子，一件又长又邋遢的厚羊毛套衫。任何一个和波洛同时代同年龄的人只会想到把这个姑娘送到浴盆里去洗一洗，并且越快越好。在他沿街散步的时候，他常常有与此相

同的感触，成千上百的姑娘全都是这副模样，看上去全都显得肮里肮脏的。然而，不同的是，这个姑娘的样子好像是最近刚刚溺过水，被人从河里救上来似的。他想，这种姑娘其实并不是真脏，而是处心积虑故意弄成这副样子的。

他像往常那样彬彬有礼地站了起来，和她握了握手，拉出了一把椅子。

“小姐，你要见我吗？请坐。”

“哦。”那姑娘用有点儿透不过气似的声音叹道，她目不转睛地望着他。

“嗯？^①”波洛说。

她踌躇着。“我想，我倒宁愿——站着。”那对游疑的大眼继续盯视着他。

“那就请便吧。”波洛重新坐回了椅子中，望着她。他在等待着。那姑娘来回蹭着脚。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脚，然后又抬眼望着波洛。

“你——你就是赫尔克里·波洛吗？”

“这是毫无问题的。不过我怎么才能让你相信呢？”

波洛觉得，她大概需要点儿帮助才行，便带着帮她一把的口气说，“我的仆人告诉我，你想和我谈一谈，因为你认为你‘可能犯了谋杀罪’。是这么回事吗？”

那姑娘点了点头：“对。”

“这可绝对不是一件可以含糊的事情。你一定清楚，自己到底是不是犯了谋杀罪。”

^① 原文是法语：Eh bien. ——译注。

“嗯，我不知道该怎么讲才好。我是说——”

“来吧，”波洛和蔼地说，“请坐下来，松弛一下，把事情从头到尾讲给我听。”

“我并不认为——哦，天哪，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你知道，这事难透了。我已经——已经改变主意了。我并不想失礼，不过——嗯，我想，我最好还是走吧。”

“喂，拿出勇气来嘛。”

“不，我办不到。我原来以为，我能到这里来——来问问你，问一问我应该怎么办才好——可是，我不能问了，你知道。太不一样了——”

“和什么不一样？”

“我非常抱歉，我的确不想失礼，不过——”

她深深地叹了口气，望了望波洛，又将目光转开了，突然间，她脱口说道，“你太老了。谁也没跟我说过，你年纪这么大。真的，我不想失礼，可是——就是这样。你太老了。我的确很抱歉。”

她突然转过身去，慌慌张张地跑出了房间，就像一只扑到了灯上的绝望的飞蛾。

只听得前门砰然一声响，波洛张口结舌了。

他突然喊道：“名字，留个名字，留个名字^①……”

① 原文为法语：Nom d'un nom d'un nom. ——译注。

第二章

1

电话铃响了起来。

赫尔克里·波洛好像压根儿没听到似的。

电话铃刺耳地响着，没完没了。

乔治走进了房间，向电话机走去，满腹狐疑地瞥了一眼波洛。

波洛打了一个手势。

“随它响去。”他说。

乔治顺从地离开了房间。电话还在响个不停，那烦人的刺耳声音没完没了。突然，它不响了。可是，过了一两分钟，它又响了起来。

“哎呀，活见鬼^①！一定是个女人——肯定是个女人。”

① 原文为法语：Sapristi. ——译注。

他叹了口气，站起来，向电话机走去。

他拿起听筒。“喂。”他说道。

“你是——波洛先生吗？”

“我就是。”

“我是奥利弗太太——有些不像你的声音。一开始我都没听出来。”

“早安^①，太太，你还好吧？”

“哦，我很好。”听筒里传来了阿里亚登·奥利弗往常的那种欢快的嗓音。这位著名的侦探小说作家与赫尔克里·波洛的关系很好。

“给你打电话的时间早了些，不过我想请你赏光。”

“是吗？”

“侦探小说作家俱乐部每年有一次聚餐。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愿意来做今年的特邀讲演人。如果你愿意的话，那真是太好了。”

“什么时间？”

“下个月——二十三号。”

电话里传过去深深的一叹。

“唉！我太老啦。”

“太老了？你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你根本就谈不上老。”

“你这么想吗？”

“当然啦。你会讲得很出色的。你可以给我们讲许多动听的、真实的犯罪故事。”

① 原文为法语：Bonjour。——译注。

“可有谁想听呢？”

“谁都想听。他们——波洛先生，怎么了？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听起来你好像心烦意乱似的。”

“是呀，我烦得很。我的感觉——啊，哦，没什么了不起的事。”

“那你告诉我吧。”

“我干嘛要小题大做呢？”

“为什么不呢？你最好到我这儿来，讲给我听。你什么时候来？今天下午吧。来和我一起喝茶。”

“午茶我是不喝的。”

“那你可以喝咖啡。”

“我通常也不在那个时间喝咖啡。”

“巧克力呢？上面再加些雪花奶油怎么样？要不来杯补汁？你是喜欢喝补汁的。或者喝柠檬汁。再不然就喝桔子水。或者，要是我弄得到的话，你可以来点儿没有咖啡因的咖啡怎么样——”

“啊，这可不行！它糟透了^①。”

“还有你非常喜欢喝的加糖果汁。我知道，我的食品柜里还有半瓶‘里本那’呢。”

“‘里本那’是什么？”

“一种黑醋栗果汁。”

“真的，在你的面前谁都得认输！你真算是尽力而为了，太太。我被你的热心感动了。今天下午我不胜愉快地奉陪

① 原文为法语：Ah ça, non, par exemple! ——译注。

你喝一杯巧克力吧。”

“好。到那时你得把让你心烦的事通告诉我。”

她挂断了电话。

2

波洛考虑了片刻。随后他拨了一个号码。不一会儿，他说道：“是戈毕先生吗？我是赫尔克里·波洛。你现在忙得脱不开身吗？”

“一般，”戈毕先生说道，“没有什么大事。不过，波洛先生，如果你还像平常那么着急的话，我可以满足你——哦，我要说我的那些年轻人是能设法把当前手头的大多数事情办好的。当然啦，好小伙子不像以往那样容易找了。这年头他们都自恃高强，以为他们自己是不学就会，无师自通的。不过，算啦！不能指望既年轻又阅历深的人了。我将高兴地听候你的吩咐，波洛先生。也许，我可以派上一两个像样些的小伙子。我想，还是老差使——搜集情报吧？”

当波洛详细地说明要叫他们干什么的时候，他频频点头，洗耳恭听。和戈毕先生谈完之后，波洛又给在苏格兰场^①的一位朋友挂了个电话，电话很快就挂通了。当他听完了波洛提出的要求之后，答道：

“你不再需要别的了，对吗？你一点儿也不清楚这是什么样的谋杀，也不知道是在哪儿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受害

① 即伦敦警察厅。——译注。

者都不清楚。老朋友，要是你问我的话，我觉得这似乎是瞎子点灯——白费蜡。”他又不表赞同地补充了一句，“看来，你实际上还什么都不了解！”

3

那天下午四点十五分，波洛坐在奥利弗太太的客厅里，津津有味地吸着一大杯上面盖着冒泡的雪花奶油的巧克力，这是女主人刚刚放在他身边的一张小桌上的。除此以外，她还准备了满满的一小盘猫舌饼干。

“亲爱的太太，真是太蒙盛情了。”他有些吃惊地从自己的杯子上面望着奥利弗太太的发型和墙上那崭新的糊墙纸。他觉得它们都挺新奇。他上一次见到奥利弗太太的时候，她的发型简朴而又正派。可是眼下，她那丰满的卷发，做成了复杂错综的式样。他认为，这种极其华美的发型显得有些矫揉造作。他心里思忖着，奥利弗太太常常会突然之间激动起来，要是这样的话，不知道该有多少假发卷会出人意外地掉下来呢。至于那糊墙纸……

“这些樱桃——都是新的吗？”他挥了一下勺子。他觉得自己就像是置身在一座樱桃园中似的。

“你认为它们太多了吧？”奥利弗太太问道，“糊墙纸这东西，事先很难预料到它们的效果如何。你认为我的旧糊墙纸比这个好，是不是？”

波洛隐隐约约地记起，旧糊墙纸的图案是森林中许多色彩明丽的热带鸟。他觉得不禁想说上一句：“万变不离其

宗^①。”不过，他忍住了，没有说出来。

客人终于将杯子放进了茶碟，心满意足地往坐椅的后背一靠，擦了擦挂在小胡子上的星星点点的奶油泡沫。这时，奥利弗太太问道：“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说来也很简单。今天早晨，有一位姑娘来找我。我让她约个时间再来。每人都有日常工作要做嘛，这你是理解的。她回话说，她想马上就和我见面，因为她认为她可能犯了谋杀罪。”

“这话真怪。难道她自己不清楚吗？”

“正是如此！前所未闻^②！我吩咐乔治把她请了进来。她站在那里不愿意坐下！就那么站着，瞪眼望着我，像个头脑迟钝的人。后来，她忽然说她改变主意了。她说，她不想失礼，不过——（你猜她说什么？）——说我太老了……”奥利弗太太赶忙说：“哦，姑娘们就是那样。不管是谁，只要一过三十五，她们就认为是半截入土了。你一定明白，这些姑娘们，她们连常识都不懂。”

“我听了很伤心。”赫尔克里·波洛道。

“噫，我要是你的话，我才不放在心上呢。当然，这话讲得也太鲁莽了。”

“那倒没什么。问题不光是我自己的感觉。我很担忧。是的，我太担忧了。”

“哦，我要是你的话，一定会忘个一干二净的。”奥利弗

① 原文为法语：Plus ça change, plus c'est la même chose. ——译注。

② 原文为法语：C'est inouï! ——译注。

太太满不在乎地建议道。

“你不明白。我是为这个姑娘担忧。她找我原是为了寻求帮助。可后来她认准我太老了，老得帮不了她的忙了。当然，她什么都没讲就扬长而去是不对的。然而，我得对你说，那姑娘是需要帮助的。”

“我认为，她实际上并不需要帮助，”奥利弗太太哄着他说，“姑娘们总是爱大惊小怪。”

“不，你错了。她需要帮助。”

“你不是认为她真的犯了谋杀罪吧？”

“为什么不呢？她说她犯了嘛。”

“是啊，不过——”奥利弗太太停住不往下说了，“她是说，她也许犯了，”她慢吞吞地说，“可她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呢？”

“问得恰到好处。这话叫人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她谋杀了谁呢？或者，她以为她谋杀了谁呢？”

波洛耸了耸肩膀。

“她为什么要谋杀这个人呢？”

波洛又耸了耸肩膀。

“当然，各种可能性都是有的。”当奥利弗任她的想象力驰骋起来的时候，她开始活跃起来了。“可能她开车轧了人而没有停车。也可能是在一个悬崖上有个男人要强奸她，经过一番搏斗，她把他推了下去。还可能是她无意中给某人拿错了药。再不然她可能去过某个服麻醉药片的人的聚会，和什么人干了一架。她可能在清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刺伤了人。她——”

“够了，太太，够了^①！”

可是，奥利弗太太一个劲儿地往下说着。

“她也许是位手术室的护士，施错了麻醉药，或者——”
她停住了，突然急于了解更详细的情况。“她长得怎么样？”

波洛考虑了一会儿。

“像奥菲利娅^②，但身材没有吸引力。”

“哎呀，天哪，”奥利弗太太说，“你这么一说，她差不多就在我的眼前了。真是怪呀。”

“她不是个能干的人，”波洛说，“我是这么看的。她不是那种能够应付困难局面的人，也不是那种对势必要出现的危险有先见之明的人，她恰恰是人们四处寻找拿来作为牺牲品的那种人。”

可是，奥利弗太太不再听他说话了，她用波洛熟悉的手势，双手抓着她那满头的发卷。

“等一等，”她极其兴奋地喊道，“等一等！”

波洛扬起双眉，等待着。

“你还没把她的名字告诉我呢。”奥利弗太太说。

“她没有留下姓名，太不凑巧了，我同意你的说法。”

“等一等！”奥利弗太太怀着同样的兴奋情绪恳求道。她松开了抓着头发的双手，深深地叹了口气。她的头发散落了下来，披散在肩头，一个属于高档货的发卷从头发上掉到了

① 原文为法语：Assez. ——译注。

② 莎士比亚剧本《哈姆莱特》中的人物，丹麦王子哈姆莱特的未婚妻。——译注。